

# 吃南瓜的人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亦舒  
著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一株株杜鹃的红花下转过身子来，果然是他，他看着足球微笑，  
同时，也叫女伴靠她，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足球。  
那年轻的女子也回过头来，出了一层汗，那不是别人，那正是林结球。  
她看着年轻的女子，出了一层汗，那不是别人，那正是林结球。  
她看到年轻的自己，脸比较圆，嘴角全是笑意，快乐得挡不住，自顾着眼睛飞滚出来，  
足球滚着。

# 吃南瓜的人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 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  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2352 号  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南瓜的人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5.5  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187-635-0

I. 吃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8557 号

## 吃南瓜的人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+广州天地

作者：亦舒

责任编辑：杜力 罗平峰

统筹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：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32 开 印张：6

印数：1-20000

版次：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635-0/I · 211

定价：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亦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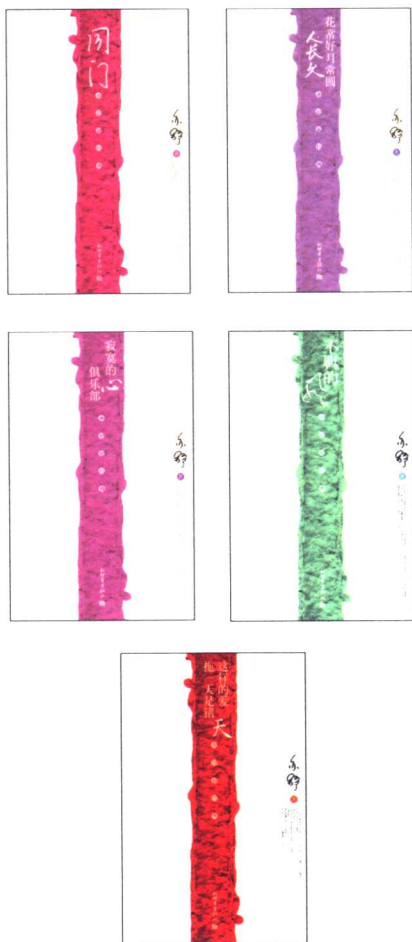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  
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

丛书策划：红书坊 + 广州天地

特约编辑：孙莉莉

责任编辑：杜力 罗平峰

统 筹：丁丽艳

装帧设计：奇文雲海   
qwyh\_cn@yahoo.com.cn



**结球**一向有早睡的习惯，她不能熬夜，一到午夜，金星乱冒，非躺下来不可。

那天，她记得很清楚，是九月二十七号，初秋，天气很好，大暑已过，是憩睡的好日子。

她十点多就寝，熄灯之前，还扬声同在邻房做客的思讯说：“明天还要上学，早点睡。”

思讯是她男朋友王庇德的女儿，十二岁。因父母离异，她觉得有特权可以扮问题儿童，成日板着脸，四处诉苦。

这几天她暂住结球家，因为庇德飞往英国开会，怕她寂寞，托结球照顾。

或许，思讯的确有权诉苦，生母另外嫁人，又有两个孩子，不大理会她，住同一城市，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次。

就这样，重任有时落到结球身上。

结球隐约听见思讯在厨房找东西吃。

然后，她睡熟了。

不知隔了多久，电话铃尖声响起来。

结球睁开眼睛，呻吟。

她拿起听筒：“谁？”

“结球，我是周令群，开电视看十六台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令群的声音焦急得有点歇斯底里：“十六台，快，看十六台。”

结球清醒了，她跳下床打开电视机。

新闻台上打着红色“突发新闻”字样，记者这样报告：“协和式飞机第一次坠毁，飞机上一百一十八名乘客及工作人员全部丧生……”

结球一时间还未能将事情联系起来。

她呆呆地看着屏幕。

“当时飞机正由伦敦飞往纽约途中……”

“结球，结球。”令群在电话中叫她。

“是，我在这里。”

“结球，王庇德在那架飞机上。”

“不，”结球像做梦一样，“庇德在伦敦。”

“纽约总公司有急事，老板叫他去一趟，因他距离最近。是我帮他订协和机票，我记得航班号码。”

结球张大了嘴。

“结球，我现在就回公司查清楚真相，你与我在办公室会合。”

结球不再说话，放下听筒。

抬起头，看到王思讯站在门口。

那小女孩皱着眉头，非常不耐烦的样子：“什么事，半夜三更，开大电视。这么吵，早知不在这里睡。”

结球怎么会同她计较，立刻梳洗出门。

思讯问：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结球说：“你自己换衣服上学。”

她给她零用钱及钥匙。

结球匆匆出门。

天蒙蒙亮，结球忽然觉得冷得彻骨，她两排牙齿竟嗒嗒碰撞。

她叫了部车子往公司驶去，一路上握紧双手。

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不知怎的，她脑袋不接受这是事实。

好像灵魂出窍，向不知名的荒野奔去。

半晌听见司机同她说：“到了。”

她付了车钱，往办公大楼走去。

有同事迎上来：“结球，这边，周小姐叫我来等你。”

呵，周令群都设想到了，真不愧是人事部主管。

结球觉得晕头转向，脚步也不大听话，幸亏有同事带她上楼，平时走惯的走廊今日有点像迷宫。

周令群一见她便走近：“结球，这里坐。”招呼她到私人办公室，叫



人斟热茶给她。

案头私人电脑屏幕上正播放详尽的飞机失事消息：“飞机起飞不久便着火燃烧，成为一团火球，有路人拍得骇人片段……”

只见那架不幸的飞机拖着烈火浓烟挣扎地飞行。

接着，便看见一大堆冒烟的灰烬，焦炭似残骸难以辨认。

周令群说：“我们已派人通知他前妻。”

热茶杯有点烫手，但是结球已不懂放下茶杯。

“真可惜，”周令群声音中的哀悼是真实的，“那么年轻，真是公司的损失。”她吸一吸鼻子。

结球仍似不大明白，她轻轻问：“他不再回来了？”

怔怔地看着上司兼好友。

“结球，人生多意外，希望你振作。王庇德有父母兄弟，有妻有女，他家人自然会按章办事。他因公出事，公司一定会作出妥善安排。结球，你明白吗？没有你的事。”

结球看着令群：“不关我事？”

周令群握住她的手，恳切地说：“你想想，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平时聪敏的结球被令群一言提醒。

真的，她是王庇德什么人？

毫无名分，这下子没有资格哭丧着脸扮孤孀。

“结球，你千万不要出面，越低调越好，你照常上班，你不提，没人会问你。”

结球张大了嘴，又合拢。

周令群忽然紧张起来：“你有话要说？”

结球轻轻说：“我失去他了。”

周令群吁出一口气，铁石心肠地道出事实：“会过去的。”

结球用手掩住面孔，这时，才发觉胸口被人揪住似，低头一看，又不见什么不对，但感觉心房像穿了一个大洞，生生世世不能弥补。

“我们还能帮你什么？”

“呵，他的女儿在我家里。”

令群讶异：“谁？”

“十二岁的王思讯。”

令群急说：“快送她回家，这孩子不关你事。”

“她刚失去父亲。”

“轮不到你与她抱头痛哭，她生母仍在，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一大堆人，怎么会在你家住？”

结球答：“她父亲托我照顾她几天。”

“她现时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学校里。”

“把校名及班次告诉我，我差阿清去通知校长，由她母亲接她回家。”

“她母亲另外有子女。”

“林结球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你要我说几次才明白？”

“令群，为什么让我撇清？”

周令群压低声音，凝视结球：“我态度太冷酷，建议太不近人情，可



是令你失望？我年纪比你大，生活经验比你丰富，我给你的忠告，听不听由你。”

结球不出声。

“我、你、庇德三个人是同事，我与他同一日进这家公司。十年共事，我太了解他。你是小师妹，两年前踏进大门时他就看中你，交到我门下叫我提拔你，我对你们的事也很清楚。”

结球忽然流泪。

“你心底下知道我说的都是忠言，你知道我不会害你。王庇德绝对是个好人，但他的感情债是一笔烂账，你不该牺牲，你不该牵涉在里头。”

周令群字字珠玑。

“回去你房里静一静，听首音乐，这个时候叫你用理智控制言行是不切实际的事，但是至少不要冲动。”

结球握紧周令群的手。

回到自己房间，看到时钟，才早上八点半。

奇怪，一个世纪仿佛已经过去，但是实际上一日还未开始。

同事们纷纷上班，听到噩耗，都叹息哀伤，窃窃私议。

他们见林结球照常办公，不禁诧异，都传说她与王庇德是一对情侣，关系亲密，不过他俩低调隐蔽，谁也没亲眼见过两个人有亲密举止——会不会是谣言呢？

结球非常软弱，但是麻木的表情在旁人看来，同镇静没有什么分别。

男友意外辞世，她却为着自己的前途佯装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现代人非要这样冷酷严密地保护自己吗？

这两年来，亲友均反对她同王庇德在一起。

“结球，你还年轻，何必一早锁定一个人。”

“结球，王又烟又酒又赌，每年缴薪俸税都得往银行举债，前妻、女友一大堆，还拖着个女儿，一无是处。”

“他比你大十二岁，过一阵子，你正当盛年，他已经退休。”

“这人年薪一早过百万，但一点节蓄也无，连租的公寓都是公司帮他津贴，百分百是个享乐主义者，结球，他不是好对象。”

“张志威、陆福和、萧慕文他们，条件都比较好。”

“结球，袁健忠一表人才，人家又喜欢你。”

“陈基侠是电脑工程师，追你也不止一朝一夕了。”

结球用手托着头。

都是金玉良言。

可是，与王在一起，她觉得快乐。

结球落下泪来，是他教会她一切：开会怎样应对，见客用什么态度，是非缠身又如何自救。三番两次，内部斗争时，他指点她脱身，教她作出适当的取舍。

结球伏在办公桌上，所有回忆一下子涌上来，挤在悲怆狭小的通道里，叫她呛咳。

他这样同她说：“结球，你为何流泪？在办公室里，流血不流泪，人



头滚在地上是等闲事，以后，永远不要叫我看见你在公众场所啼哭。”

结球是个好学生。

他又告诉她：“有一个英国人，背上中箭，还若无其事。另一个英国人揶揄地问他：‘痛吗？’他轻描淡写答：‘只有在我笑的时候。’结球，这是我們都需要学习的地方。你不呼痛，旁人犹疑，也就不敢即时落井下石，你也就获得喘息机会。”

之后，结球在人前从不抹泪。

今日也不例外。

他带她跳舞，陪她看欧洲电影，欣赏爵士乐，到欧洲旅行。他选择酿酒出名的罗华谷，踏遍美术馆，向结球说：“我爱你，是因为你有一张拉斐尔前派画家笔下的面孔。”

在美国，他引诱她坐最新最可怕的过山车：“这一辆，冲力是四点五 G，亦即是说，同航空母舰上喷射机起飞时力道相若。”

结球被速度吓得目瞪口呆，连惊呼的力气都没有。到站的时候，她双腿发软，不能直立，需要他搀扶，太刺激了。

今日，过山车像脱了轨，出事，被离心力抛脱，车毁人亡。

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周令群。

她捧进一大杯黑咖啡。

“公司已通知全体有关人士，同时，答允随时协助。”

结球轻轻问：“王思讯呢？”

“已从学校带到她母亲那里。”

结球低下头：“她与她母亲不和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令群答，“我也是。”

“令群，我想出面——”

令群冷冷问：“做什么？胸前挂‘情人’二字，呼天抢地去主持大局？以后半辈子，你脸上就刻着‘王氏旧爱’四个字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相信我，你会的。不是现在，而是三两年后都没人来约会你，当你是月下货的时候。”

结球知道这都是真的。

现实多残酷，什么社会风气开放？人们嘴里说的是一回事，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像黄锦屏离了婚五年，工余学语文打发时间，大家觉得她几乎连拉丁文都学会了，仍然没有再碰到适合的人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张志阁因是地产大亨的女儿，至今照样有追求者。

令群轻轻说：“我同你，只有自己罢了，没有靠山，再不自爱，死路一条。”

说着，像铁人一般的周令群忽然哽咽。

结球哑声说：“我想回家睡一觉。”

“还有三个钟头下班。”

她出去了。

这时，推广部职员拨电话过来：“林小姐，这件事你最了解，可否向同事们解释几句？”语气像是带些试探性。

结球答：“请他们过来。”



她把令群给她的黑咖啡灌到肚子里。

同事们来了，觉得林结球与平时并无异样：象牙白面孔，浓卷发结在脑后，衣着素净。

他们放心地提出疑问。

结球言无不尽，尽量解答。王同她说过：“结球，大将之风是不隐瞒什么，任由抄袭，抄人的始终是抄人。”

大群同事陪伴，几个小时一晃过去。

散了会，结球头晕，脚步踉跄，扶住椅背，这的确是她最难熬的一天。

她没有收拾桌面便回家去。

走进屋内，她喊了一声“可到家了”，倒在床上。

奇怪，忍足一日的眼泪反而干涸，流不出来，她感激周令群硬把她留在办公室里。

结球累极入睡。

梦中在闹市里，好像是下班时分，下雨，泥泞，人群肩擦肩，伞碰伞，一片慌张。

结球已经淋湿。她找人，一个个问：“是庇德吗？”看到相似的背影，探头过去，人家转过身来，有些微笑，有些不耐烦，但不是他。

她的确已经失去了他。

惊醒，结球把身子缩成一团，不住颤抖。

她不但失去恋人，也失去了良师益交。

她紧紧闭着酸涩的双眼，忽然听见大门外有开锁声。

她跳起床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她奔到大门前，凝视门锁。

门钮缓缓转动，推开一条缝。

结球握紧拳头，是你吗？你有话要说吗？我不怕，你尽管现身出来。

可是进门来的，是一个矮小的身影。

“谁？”

那人轻轻答：“思讯。”

结球一怔：“你深夜来干什么？”

她嚅囁答：“我有你门钥匙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回到生母家去了吗？”

结球开亮了灯，看见思讯还穿着皱皱的校服，拎着书包。

“怎么搞的，吃饭、洗澡没有？”

思讯哭了。

“快，先换下校服，梳洗过再说。”

思讯听话地点头。

“你深夜跑出来，家人知道吗？”

“他们安排我睡在客厅里，没人同我说话，没有饭吃，都装看不见我。”

思讯痛哭。

洗完澡，她吃了结球给她做的面，累极而睡。



在结球这里，她睡客房，是位上宾。

结球看着她小小身躯，气馁。能把这小女孩赶走吗？当然不。有时，人的肩膀不得不承受一些责任及重量。

她叹口气，双眼又酸又痛，一直没有再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同思讯说：“我送你去学校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“有老师、同学陪着你，时间容易过。”

结球取出洗净熨好的校服，思讯又哭起来。

本来，她一直仇视结球，时时故意捣蛋，今日明白，父亲的女友对她非常慷慨。

在途中，思讯告诉结球：“我想回自己家去。”

“你一个人怎么办？再说，公司不久会收回房子。”

十二岁的小孩张大了嘴，无限惊怖。

结球试探问：“跟生母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“所有误会可藉此消解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她一早已经不要我，她家里有男人，有那男人的子女——”

说到一半，那早熟的女孩忽然闭上嘴巴，大概知道哀求哭告都没有用，她惟一可做的，不过是接受命运安排。

到了学校，结球先把思讯送进教室，然后与校长谈了几句。

校长相当了解：“继续上课是个好办法，不过，你是王思讯什么